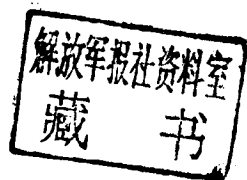




丁文江 印象

印象书系

雷启立 编
学林出版社



印象书系

丁文江印象

总体策划 李 东 张 禾

责任编辑 莫 平

装帧设计 沈兆荣

编 者 雷启立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200233)

经 销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 万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616-426-X/I·146

定 价 14.00 元

写在前面

李 东

在历史的狂流与灰烬之下,有许许多多曾经煊赫璀璨的名声,已如昨日之梦,只留下了模糊苍寥的痕迹;岁月的流转,将那些搏风击浪、神采飞扬的身影,荡涤如浮沤,乍现乍灭。或许,我们只能怯怯地面对时代留下的墓碑,靠自己干枯的想象去臆造人间的偶像。这便是大多有限生命无以回避的运数:零落成尘,沧夷烟灭。

然而,人类并不总是如此伤悲。尽管长河东逝水,有贤与不肖、拙与巧、通达与狭隘、转是与即非,皆消亡矣,但总有一些不朽伟岸的神姿,通过点点滴滴的文字,残存片断的记忆,如沉沙之巨石,如归鸿之凄厉,积淀在年深月久的心历上,让静默中的人们感受到被红尘淹没之下的赤子之心的强烈跳动,感受到岁月剥蚀之下人性永在的万种风情。

地老天荒,我们仰望苍穹,总是渴望能与那些闪烁星辉的不朽灵魂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是时代特征的某种文化映

照,那么,二十世纪的风云际会、繁复多变,中国的浮沉光衰、除旧布新,于智识者来说,尤其是一种深刻的磨难与砥砺。正是这个时代,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风格迥异、各具生活形态的中国文人形象。在他们的生命里,对道统与学统的承继与拓展,对西方文化的感触与发扬,衍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独备一格的文人群体,并对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格组合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常常陪复旦的老前辈贾植芳先生坐谈聊天。记得,有一次,于人情世故之后,他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那种语气,那副神态,如电闪雷鸣般震撼了我。这是一位坎坷一生的知识老人由衷的肺腑之言,其中,许许多多的苦难与血泪已举若轻羽,挥手拂去,留下的只是几十年风雨人生锻造出来的丰富社会经验和清醒的自我认识,其意味之深长,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我想,无论再过多少年,这句话对我的教诲和意义将是永恒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涵括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艰辛的心路历程,更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竟是如此与我们这一代近在咫尺。

历史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其能在琐碎中映照出我们今天的生命意义。因此,我们总乐于坐拥书案,遥想当年……

虽然历史的长风泯灭了我们对往昔的纪念,但总会有几片枯黄的落叶,以顽强的姿态飘进我们的眼帘,使我们在敬仰狂流激浪的雄伟时,惊叹于那些被岁月凋凌的人生在波折困苦中的凄婉与孤傲。我们无法不去缅怀那些被掩埋的激情,去瞻视那些被遗弃的幽魂。或许,正是因了这些血肉之躯的牺牲,才铸就了一个时代的丰碑,才丰富了我们今天的理性。

生命本是脆弱的，但残破的人生并不会因此而黯淡。

在“印象书系”(第三辑)中，我们将会邂逅这样一些曾经承受了各种急风骤雨侵袭的人生英华：陈独秀、丁文江、梁漱溟、瞿秋白、路翎……他们始终把人生的欢娱放在边上，把社会的职责担在肩头，以生命的闪亮去烛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与前程——作为五四时期青年学子的精神领袖，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者，陈独秀至死都不改其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傲；被誉为五四以来学者中最具责任心的“行动巨人”丁文江，以其广博的见识与非凡的才能，在学术与政治上实践了他的理想与人格；生性淡泊而不趋炎附势的梁漱溟，因“不合时宜”致招天下大忌而不悔；被鲁迅称为知己挚友的瞿秋白，在政治上遭到残酷打击后，仍以书生才子的风流神采面对死亡的枪口；在与世隔绝二十余年之后，曾经被誉为文坛天才的路翎，以一副“灰烬”形象震撼了整个文坛的自信与尊严……

面对种种不平和苦难，我们无法仅仅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最是文人不自由”的叹息来消解，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生命的枪号悲歌同样也显示了一种力量，在奋进中不惮失败，在沉落中孤守尊严，也同样是人生一段永可回味的传奇。

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于田林

编选小序

雷启立

一九三六年二月，为纪念刚刚去世一个月的丁文江，傅斯年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一文中，坚决认为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目中留个深刻的印象。”但是六十年过去了，六十年前的“新时代”而今早已作为“旧时代”而被“后”掉了，丁文江仿佛也已经随着那个时代而早早地遁遁，不仅一般的读者对他知道的不多，就是知识分子群中，丁文江也没有受到怎样的重视。傅斯年所指望的“深刻的印象”便随着他们那一班人的仙去而渺远以至无可追寻了。确实，六十年间，多少革命的、革革命的、革革革命的人与事如风雨刮过天际，把些个惊心动魄的过去托付与几处馆所、几块碑刻，而知识者们则在这样的历史大时代里在各式理论和主义的漩涡中忙得不可开交，谁还有空为一个“死便埋我”、“不开吊”、“不立嗣”、“所占坟地不得过半亩”的丁文江“留个深刻的印象”呢？

但这决不会是丁文江的不幸。相反，过去的六十多年的历史却应该为此而感到遗憾。至于眼下的这个时代，该取什么态度且由它自己看着办吧！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先导，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更是一直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德先生”总在形而上的层面，挥师挺进；“赛先生”大抵多含形而下的意味，跟随而来。因为需要靠坚实的基础，靠慢功出细活式的积累，不张狂、不虚华，尽十年甚至数十年之功竟后世之业，“赛先生”的命运在根本上跟大红大紫是不相干的。虽然它实际的功绩很值得彰显，可是，谁叫它是贴着形而下的那一面运行呢？在另一方面，就一般的知识者看来，那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孔孟儒业的教旨，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尽须摒弃，中国国民的根性须得改造，人心须得更新，封建的、愚昧的旧世界非得打碎不可，现实中的一切非用民主、自由、个性来狠狠地洗刷过之后是不可为的。当然，其中最不济的肯定是当局，那不良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是万恶的根源。倘说世事如棋，这改造世界就须着着“将军”，招招致命，然后从头再来。于是，作为时代先觉者的知识界便不惮以最深刻的眼光去看取世界，那如火如荼的场面，那种激进的、热血担当的坚决姿态到今天仍然隐约可见。在这样的背景里，丁文江消失得“不留印象”便也算是历史的使然了。

然而，我们只要仔细看看那种激进的拼死“将军”之后的棋局，认真评估一下今天知识界的现状，我们就应该知道，历史在遗忘丁文江之后得到了怎样的报应。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指控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群的路走得多么糟糕，而是想强调，因为有意无意地遗弃了丁文江那样的人格精神，不屑一顾于丁

文江那样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知识分子群因之而错过了另一种发展的路向，而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脊梁的知识界又因此而缺乏了多么重要的精神和品质。

说到丁文江，稍稍知道一些的人总要对他为孙传芳所用，就任淞沪督署总办一节发生疑问。大有有此一节，便不足论之慨。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傅斯年在《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在君与政治》里，作过极为适当的叙述与评价，兹不再论。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仍然要强调，丁文江并不与孙传芳思想相通，更非孙氏的私人。在那二百四十二天的淞沪督署总办的任上，他勾勒了一个统一的大上海的市政建设蓝图，并初步实施，这需要怎样的勇毅和胆识，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文明的进步？不用一兵一卒，完全是凭着理性和知识的力量，他从外国租界手中收回了治外法权，这又抵得上多少的头颅和鲜血？更重要的，他是在一个我们公认的不良政治作祟、军阀混战不休、外国租界林立的真正是万事不可为的条件下这么去做出来的。这样的人与事，对于一直要“伺河清”，一直在不停地哀怨、诅咒，一直不脱伤感、悲愤情调的中国传统文人以至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不是一帖绝好的良药么？这样的人与事，怎么会被遗忘的呢？

并且丁文江有丁文江的道理，而这又是很多知识者所不以为然或认为幼稚可笑而予以指斥的。在丁文江看来，“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只要有少数里面

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他在这样的思想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也就在这样的思想中提炼出他那著名的“好人政府”的纲领，强调“少数人的责任”。这在搞政治的人看来，自然是幼稚可笑的，不仅是对现实政治的严酷性认识不足，而且在学理上与现代政治构架的基础格格不入。事实上，他们先受挫于“好人政府”内阁的短命，再受辱于孙传芳治下的淞沪总办任上，但丁文江并不改悔。就像前人傅斯年、后人许纪霖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官僚，却绝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在干行政，不是干政治。但是，我们同时应该指出，丁文江的思想内核里强调了一个时代优秀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放弃的切切实实的承担精神，不是用热血担当，而是用自己的肩来扛起一个时代的责任。

丁文江是真正的受西方科学思想熏炙出来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有他自己的沿着科学一路的运演逻辑。他算计着这世上的事情总是一件件做出来的，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中国的地质事业是这样，中国政治的清明大抵也会如此。他眼中的世界是实在的而不是虚空的，他不肯让事情因人而废。

接触过丁文江的人，没有一个人对丁文江的为人处世、道德情操发生异议。相反，对他在这方面的过分讨论，可能还会被人指控有道德主义的嫌疑。从现有的材料看，他恪守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行世应持的道统，几乎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他热爱工作。他最喜欢的诗句是“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在他不长的一生中，他走遍了中国的西南、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在那样凶险、恶劣的环境下，他筚路蓝缕地开创着中国

的地质事业——从理论阐述到实际勘察以至后来者的培养。他终生不肯拿政府的干薪，终生不肯因私事旅行而借用免票坐火车。因为要接济子侄和他的大家庭而用度不够，他宁可辞了地质调查所的所长职务而“下海”担任“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光明磊落地办企业挣钱。他也喜欢舒适，有机会坐头等车，决不肯坐二等车，有地方睡安稳觉，决不肯住喧闹的旅馆。他每年都要带着多病的妻子、侄儿去海边度假，他觉得舒适是为了增加生命力的。所以，舒适的休息并不会羁绊他，不会阻止他坚持不懈地每星期日带北大的学生到西山和塞外作野外地质实习。为探矿、为规划道路，他会半年旅行在荒野之中，死而后已。他爱家庭、爱朋友、爱青年，那种古道热肠令每一个受过他照拂的人念念不忘。他直率、耿介、对事而不对人。当年他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名誉系主任，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地质学博士被聘为中央大学地质系的教授，因为在南京炒房地产，耽误了科研和教学，丁文江会找上门去，诚恳地劝他改弦更张，否则要请校长下一年不聘他了。听的人顿受善言，欣然接受。丁文江那种爽朗诚实的格局，在中国社会乃至学术界的颀风中，是怎样的清新呢？

丁文江也还神秘。他一生笃信科学。生病了，只信西医，决不肯请中医诊治。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足八小时。他极讲究卫生，在外面吃饭，必用开水或酒来洗碗筷。他多次跟他的朋友们说，他活不过五十岁，因为他的家族里就一直是没活过五十岁的。一九三四年，蔡元培请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以临近五十岁怕因自己早死耽误事业而不肯就任，最后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觉得没什么毛病时才接受职务。即使如此，他仍在四十九岁的头上写好了遗嘱。然而，好没来

由的是，他居然没有打破那个关于家族男性寿命的谶语。一个笃信科学的人竟然那么迷信并且还不幸而言中了。或许是这样的反讽在冥冥之中而将他一笔勾销，不留“印象”的吧！

往者往矣。——近十年来，眼见了知识界在理论上的浮泛和实践上的虚空，我感觉到知识分子群应有的生命活力在萎顿；而当知识者之间为一些无味的问题发生争论而至于对簿公堂，一些人为权、利所纠缠，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应坚持的某种准则，那些最基本的道统正在颓丧。在这样的时节里，隐隐约约之间晃过的丁文江的影子，让人真的追念。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六日，中秋夜

丁文江印象

目 录

编选小序	1
第一辑 丁文江这个人	
胡 适 丁文江这个人	2
傅斯年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13
傅斯年 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	23
罗家伦 现代学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	32
蒋廷黻 我所记得的丁在君	38
翁文灏 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	44
陶孟和 追忆在君	51
周诒春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54
李 济 怀丁在君	56
汪敬熙 丁在君先生	60

董显光 我和在君 _____ 62

陈伯庄 纪念丁在君先生 _____ 66

胡振兴 谁送给了丁文江先生五千元? _____ 70

第二辑 行动的巨人

蔡元培 丁在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 _____ 74

朱家骅 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 _____ 77

吴定良 丁在君先生对于人类学之贡献 _____ 83

[美]葛利普 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 _____ 85

董作宾 关于丁文江先生的《纂文丛刻》甲编 _____ 90

章鸿钊 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 _____ 101

李 济 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 _____ 108

阮维周 丁在君先生在地质学上之贡献 _____ 116

黄汲清 丁在君先生在地质学上的工作 _____ 123

凌鸿勋 忆丁文江先生

——并记其对于铁路的意见 _____ 129

朱沛莲 丁文江黄郛与大上海 _____ 136

胡 适 丁文江与中国的军事教育 _____ 146

第三辑 “就像你永不会死一样”

朱经农 最后一个月的丁在君先生 _____ 152

刘基磐	丁在君先生在湘工作情形的追述	160
赵元任	记丁在君先生讲演留声片	164
竹垚生	丁在君先生之遗嘱	166
丁文涛	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	170
丁文治	我的二哥文江	175
丁张紫珊	悼在君二哥	179
李毅士	留学时代的丁在君	183
高振西	做教师的丁文江先生	193
李学清	追念丁师在君先生	197
杨钟健	悼丁在君先生	201
稚言	悼丁在君先生	205
汤中	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	207

第四辑 把回响留给未来

[美]夏绿蒂·弗思 丁文江：科学与中国

	新文化的开拓者	214
李日章	丁文江思想纲要	228
朱学勤	让人为难的罗素	243
许纪霖	出山不比在山清	257

附录：	丁文江生平提要	269
-----	---------	-----

第一辑

丁文江这个人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

——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

罗文干先生常笑在君看钱太重，有寒伧气。其实这正是他的小心谨慎之处。他用钱从来不敢超过他的收入，所以能终身不欠债，所以能终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终身保持一个独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时和朋友打牌，总把输赢看得很重，他手里有好牌时，手心常出汗，我们常取笑他，说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

——胡适《丁文江这个人》

丁文江这个人

胡 适

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伟大的文章，只有在君当得起这样一篇好文章。孟真说：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

这都是最确切的评论。这里只有“抹杀主观”四个字也许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误会。在君是主观很强的人，不过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说他“抹杀私意”，“抹杀个人的利害”。意志坚强的人都不能没有主观，但主观是和私意私利绝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个绰号，叫做 the conclusionist，可译做“一个结论家”。这就是说，在君遇事总有他的“结论”，并且往往不放松他的“结论”。一个人对于一件事的“结论”多少总带点主观的成分，意志力强的人带的主观成分也往往比较一般

人要多些。这全靠理智的训练深浅来调剂。在君的主观见解是很强的，不过他受的科学训练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关节上终不愧是一个科学时代的最高产儿，而他的意志的坚强又使他忠于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松，就决心去行，所以成为一个最有动力的现代领袖。

在君从小不喜欢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我常笑问他：这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他说不出来，但他终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我常说，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在这一点根本立场上，眼中人物真没有一个人能比上他。这也许是因为他十五岁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的缘故。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外皮的水果，必须先在滚水里浸二十秒钟。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总要寻一个歇夏的地方，很费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这是大半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须去住一个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儿、内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时还邀朋友去同住。他绝对服从医生的劝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